

百 科 小 叢 書

康 德 哲 學

著 林 稷
譯 彭 基 相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康 德 哲 學

林 稷 著
彭 基 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原序

有一個故事叔本華用來做他的康德講演的開端，說：「無人能告訴你什麼是包含在純粹理性批評中。」這本小書的著者希望無人將想像他能輕視這種警告。了解一個大哲學家沒有捷徑，了解一個哲學系統偉大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哲學家自己的著作。這本書的著者希望他的工作能引起別人對於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發生興趣來擔任研究，並且貢獻幾個暗示能幫助了解。關於康德所著許多別的著作我不一一述及了，因為三個「批評」包含了他的系統，了解這三本書是非常重要的。

林稷(Lindsey)

譯者序言

要研究一個哲學家的哲學，最好是讀他的原著，別人解釋他的哲學都是帶上了一副眼鏡。不過中國人研究西洋哲學讀原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現在一般大學學生，他們的時間與程度都不允許他們讀原著。況且康德三本「批評」艱奧異常，不要說大學學生，就是對於哲學很有涵養的人都不容易讀。林稷（Lindsey）是英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他這本小書能把康德的全部哲學簡單扼要說出，在敘述康德哲學的著作中不失為一本好書。我去年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康德哲學，即選此書為學生課本。後因學生要求，我遂將此書譯成中文。

附錄「康德年表」是原書沒有的，我以為對於中國學生是很有用處，所以也附在後面。

彭基相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於北平

目 錄

原序·····	一
譯者序言·····	一
第一章 批評主義的觀念·····	一
第二章 康德的問題——先驗的綜合判斷·····	一六
第三章 康德的理想主義——時間與空間·····	二七
第四章 純粹悟性的原則與範疇·····	四四
第五章 上帝存在證明的矛盾與批評·····	五八
第六章 康德的道德學說·····	六八
第七章 「判斷批評」——美學與目的論·····	七七
附錄 康德年表·····	八六

康德哲學

第一章 批評主義的觀念

海恩 (Heine) 說「欲寫康德之生活歷史是一件難事，因為他既無生活又無歷史他的生活是一個有秩序的抽象的與一個老繆夫的生活住在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一個又靜又狹小的街道內，哥尼斯堡是德國東北角上的一個老的城市。」他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常騷動的時代。他生於一七二四年，死於一八零四年。他經過「七年戰爭」這是使德國第一次成為國家的戰爭，他曾表同情於美國的獨立戰爭，他曾看見法國的大革命與拿破崙事業的開始。然而在這樣長的一生當中，他從沒有離開過他生長的故鄉——哥尼斯堡省，也沒有東西能阻止他演講讀書與著作的一定課程。海恩繼續說：「起身，飲咖啡，上課，吃飯，散步，一切均有一定的時間；當康德穿着灰色

的外衣，手執西班牙的手杖，向着兩旁植有菩提樹的小街道（這在康德死後即稱為哲學家的走道）散步的時候，他的鄰居都知道這一定是恰恰地四點半鐘了。」海恩想：「在一個人外部生活與其毀壞世界的思想之間有一種奇異的對照。」正如當法國大革命散佈於全法國，驅逐拿破崙來往於歐洲，破壞了舊的政治系統，奠定了近代歐洲的時候，十八世紀的政治歷史因此終結，所以十八世紀思想的反對潮流集合在一個胸部柔弱身體不健全之哥尼斯堡的小人心靈中，由這兩種反對思想的集合，在哲學中遂產生一個新的時代。

有些哲學家在他們以為真理是無需追求，來自斷然的直觀。康德不是這種人。他的最偉大的著作純粹理性批評一書孕育於四十八歲的時候，到一七八一年纔出版，此時他已五十七歲。所以這是半生耐心研究與思想的結果。海恩說：「他是一個完全小商店的掌櫃。自然要他稱咖啡與糖，但是命運要他還稱別的東西，並且把上帝放在他的尺度上，那他的重量就恰恰相等。」譏誚是不公平，但是有些事是可以比喻說明的；因為康德哲學是一種檢查過去的哲學，檢查自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使思想自由以來之思想的大運動，是一種估計新科學成績的嘗試，討論他們衝突的

要求與理想，並說出將來是如何。笛卡兒（Descartes）與蓋律雷（Galileo）開始的新科學到康德第一次變成自覺了。

這種檢查康德稱之爲批評主義。他的大著作都稱爲批評——「純粹理性批評」，「實際理性批評」，「判斷批評」。他稱他自己的哲學爲批評哲學或批評的理想主義。要了解康德最重要是要了解他所說的批評主義是什麼意義，與爲什麼他使之與獨斷主義與懷疑主義相對立；因爲這種批評主義的必需與可能就是康德偉大哲學的發現。康德的工作我們曾說是他那時候思想成績的檢查，但是實際上還不止此，比較屬於任何一個時代的思想史更有普遍的意義。因爲這些思想的成績雖是偉大，但是互相衝突，而且是部分的。在別的方面他們是失敗與無結果，並且他們似乎是因爲不同的方法。這種思想成功於一方面，失敗於另一方面，與關於科學真正方法的不確定，這些問題立即表現於一個公平觀察者的面前，而康德主張這些問題的回答僅在檢查現在實際的成績與普通人類思想之範圍與能力的批評。

假使我們看一看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思想史，表現於康德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明白了。在

這種歷史中康德注意的一件事即是物理學之確切進步。他在『純粹理性批評』第二版的序言中說，『因為蓋律雷與陶芮思里（Toricelli）的實驗，給一切研究自然的學生以新光明。』物理學之不斷的成功意思就是說數學能繼續應用於具體世界，由此數學本身獲得驚人的發展。這種驟然的成功鼓動人覺得他們已經發現一種解釋宇宙的方法；他們將新方法之豐富與中古院學派在道德與神學中之思想的貧乏加以對照；他們深信在人類興趣一切範圍之內要達到確定的知識非擴張這種方法不可。假使人能在正當的道路上工作，他們一定能戰勝一切困難。要反省他們自己的成功，他們希望解釋什麼是正當的道路。

不幸這件事是不容易，因為自純粹的數學進到物理學，自純粹數學概念的自然而研究進到物體墮地的公律研究包含一種變化，這種變化的性質在做成進步者自己並不十分清楚。在這兩派人中間起了一種衝突，一派人他們的思想注重在知識一定能用數學表現，又一派人他們的思想注重新科學所依賴之實驗與觀察的基礎，他們記得新科學之產生，是當蓋律雷不用抽象思想看物體應當怎樣落下，而是自僻沙（Pisa）塔頂上拋下各種重量不同的物體，觀察實際上發生什麼

結果的時候笛卡兒是第一派的重要代表。笛氏主張在數學的真理與普通的意見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前者能清楚明白地被了解，而後者是充滿了猜想與想像。笛氏以為科學知識之可能僅在了解事物之實在性質或初性，此為數學的，與事物之次性適相反，所謂次性即指顏色味道等等，這不是實在的。因此笛氏以為實在世界在性質上是數學的，好像一個巨大難解的幾何圖形。在我們現在知識中依賴於觀察與實驗的事實，笛氏以為是暫時的缺點，科學的進步可以將這種缺點除去。我們普通稱為知覺，意思即是知道在空間與時間中的事物，笛卡兒的繼承者稱之為混雜的思想。我們世界的知識希望能變成一個偉大數學的系統，這個系統的一切詳細複雜內容均由幾個中心的真理演繹而出。

這種思想的方法就稱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m) 康德普通稱之為獨斷主義。這種學說常為別的科學家所攻擊，尤其在時間與空間性質的觀點上。無人一加思索不能區別一個幾何命題的真理，如三角形三角之和等於二直角，與判斷在黑板上所畫之形為一三角形，或者判斷在空間排列與在時間繼續之事物。關於後者的判斷包含有此處與彼處現在與當時等字，此均為一

種指示字。這似乎是不可能，即自三角形性質的研究推演出爲什麼任何存在的東西應當稱之爲屬於三角形的，並且一切關於在空間與時間中之事物地位的陳述似乎不是來自空間與時間之普通性質的研究，而是來自觀察。現在在時間上有驚人進步的科學如物理天文學，包含關於在空間中物體地位的陳述。理性主義者承認此說，但是謂此因爲科學未被人充分思想的緣故。他們希望，在時間中一切關於在空間中地位的陳述都歸消滅。在空間秩序中思想事物能使思想混雜不清，牛頓（Newton）適相反，主張空間在解釋上不能離開，主張天文學包含一事物存在之絕對空間，主張事物之空間關係不能爲事物本身的性質所解釋，但只能藉事物存在之絕對空間所解釋。這就是說觀察或知覺是你不能希望與你不能願意避免的，這就是說在一種知識的理想中要想把應用的數學變成純粹的數學是徒然無益的事。天文學包含觀察與必需關係的了解。這兒是一種科學似乎將兩種方法合在一塊應用。事實上蓋律雷沒有觀察就不能有他的發現，但是普通人觀察物體墮地有幾千年沒有發現運動的公律，更進一步運動的公律一次發現以後，使人多少不依賴觀察，使人不僅能精確說出具體事物爲什麼要發生，並且能說出爲什麼一定要發生。

像這些困難我們一想及數學科學的方法與目的就引起了，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紀有許多真正科學的研究並不表示出有數學的形式；例如化學與生物學幾乎完全是經驗的。並且思想家不是唯一與科學有關係。十七十八世紀也可以看到對於人類事務之思辨與興趣的復活，如歷史政治道德與神學等等。英國是討論政治道德問題比較自由的地方，特別關於神學的討論英國比較其他別的國家更為自由。因此英國也變成經驗主義的發源地。經驗主義運動自反對霍布士（Hobbes）的反動獲得很多的刺激，霍氏是英國唯一的大思想家，他把新科學機械與決定的假定應用到道德與政治方面，他用這不可調和的方法達到如此明顯抗拒的結果，即使任何具有理性的人不能接受這些假定，並且如此一貫的表現，不能被人所排斥，除非為這些假定所根據的假定所排斥。這種排斥實際上即為洛克（Locke）所擔任了，洛氏即為經驗派的重要代表。他對於化學生物學與政治學這些經驗的科學均有特別的興趣。他不是一個一貫的或者系統的思想家，但是他有別的天才，或者更有價值。他是一個極富有常識的人，並且眼界很廣闊，所以他能在各種研究範圍中獲得一種普遍情形的綱要，注意到數學，化學與生物學的事實以及神學之明顯的區別，並且

能知道由此所構造的問題。在洛克中我們第一次尋出哲學批評必須的陳述。此包含在他的「人類悟性論」之來源的敘述中。假使你不討厭這本「人類悟性論」的歷史，我將要告訴你這是五六個朋友聚在我的房子裏面，討論一個離此很遠的問題（他們是討論道德原則與點示的宗教），覺得在他們自己再不能討論下去了，因為困難都自各方面發生出來。在我們自己迷惑了一刻以後，對於擾亂我們的這些疑惑不能達到更接近的解決，在我的思想中使我想到我是走錯了路。並且想到在我們自己注意到這種性質的研究以前，必須要考查我們自己的能力，還要知道什麼是我們理性適宜於或不適宜於討論的對象。

我們在此處所有之研究的相同起點，以後在康德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在討論中我們遇到許多困難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只有回來研究知識的性質與我們心靈的能力方能得到解決。很不幸康德指出來洛克對於他的工作走錯了路。康氏說這是「一種尋常歷史的研究。」康氏以為洛克只看到他的心靈，並看見在心靈以內的是什麼，正如他開了大門看見屋內。結果是他以為一切知識僅僅包含在心靈的表現中。所以凡心靈所表現的我們能知道，並且知識的限制只要問什麼是表

現於心靈就可以發現了。他對於人類研究不同方面所得的結論大概是如此：我們能有數學的知識，因為那兒我們與表現於心靈的觀念有關，並且注意到他們的異同。我們不能有這些問題的知識，如靈魂不朽，或精神性質，這是因為這些問題已經超過了我們的觀察範圍以外。關於一切存在的事物，我們能有他們的知識，只因為他們能表現於我們的心靈中，不能再更進一步。『表現於心靈』的意義洛克從沒有清楚地分析過；但是他的意思說，例如我們能觀察一個東西是黃色，稱之為金，並且很重，能為王水（*Aqua Regia*）溶解，但是我們不能說為什麼是如此，並且依照洛克的原則我們不應當有任何理由假定這些性質將要同時存在。

在洛克地位的真理要素是如此。當吾人研究具體事物如幾塊金子或任何化學物體時，我們在他們當中找到許多不同的性質，這些性質的連結我們不能了解。我們不能知道為什麼一塊特別沉重的金屬也是黃色；我們只注意這件事實。所以在化學中我們的方法與數學的方法是絕不相同。在數學中我們自定義開始，我們能了解幾何形式之特性的連結，並且知道他們（特性）一定由定義發生出來。但是在化學中一個定義不能使我們有更進一步的知識；我們僅能藉觀察與

實驗找出一個物體的特性。洛克解釋這種區別說，在前者的例子中我們僅能在我們自己的觀念中討論到一致的適合，在第二種情形中，我們多少討論到在我們以外的事物。這種解釋不見得站得住。說數學只是隨意定義的分析，如洛克所想的，這未必是真的。正如康德所謂數學也包含有綜合。數學是發現新真理的一個歷程。其次，我們對於具體事物的陳述並不是性質的陳述，這些性質我們看見是同時並存。他們（性質）是一切金子或一切人的陳述，換言之他們是普遍的，而洛克以為解釋這些詞的普遍性是不可能——我們意思即是說當我們談到金子或人的性質時，並不是在我們前面看見的這塊金子或這個人。最後，藉這種範圍的區別來區別數學與經驗科學對於像天文學就不適用，因為天文學是建築在數學上而能應用到具體的世界。

這些困難厚謨（Hume）看見極為清楚，他是一個最大與最徹底的經驗論者。關於數學他解除這個困難的結是說幾何學正因為能應用到現存的世界，所以不比任何其他經驗的研究更為確定，至於代數與算術是確定的，但是僅限於應用到我們自己觀念的範圍以內。這兩種位置幾乎均與事實不相合。考慮關於具體存在我們判斷的性質，厚氏提出一個更深的問題。他說一切這種

判斷均含有因果原則或者如近代稱之爲自然一致的原則我們取這種原則來研究現存的世界。然而厚氏亦見到我們不能觀察原因；我們僅能觀察繼續不斷的變化。所以我們似乎將必然與一致放入我們看見的世界中，這種必然與一致觀察的事實不能保證。那這將怎樣解釋呢？

厚謨的回答是非常聰明。因果原則在道理上不是正當的解釋，我們指出在外面世界之變化的必然關係不是在事物之中；這只是在我們自己中的一種情感，並且是習慣的結果。在看見兩件事有幾次相同的連續以後，我們對於這種連續多少覺得有點不同，這種不同的情感我們顯然就說在我們前面不僅只是連續並且是因果。此處不能詳細敘述厚謨地位的困難，只能指出厚謨這種假定使心靈完全成爲被動的，並且這種解釋也離開研究與發明的精神很遠。假使原因僅爲心靈習慣的結果，那事實或者產生結果，或者不產生結果，在這二者情形中，都不能尋出什麼東西。但是科學家在研究原因中，無論如何極力主張他必須觀察事實，必須知到一個解決的問題，發現到解決問題的一個正當道路，必須採取幾個原則來對付事實。純粹的被動對於他很少幫助。厚謨因果的解釋實際是否認經驗的科學，然而幫助使重要的真理愈爲明白因爲我們雖不能從經驗獲

得因果的原則，但我們必須由經驗發現因果的公律。我們不能由一個原因分析出因果出來並且不能自原因的性質上，看出一定產生出某種結果。一切因果的知識要復返到觀察的連續，雖然一切觀察與再三的連續不見得都是因果。所以厚謨說要沒有觀察的連續，就沒有因果的知識，這是不錯的。

理性派與經驗派對於科學的解釋都失敗了一個是因為不能為事實的觀察留有餘地，另一個是因為不能為管理觀察的原則留有餘地；康德的開始就是知覺這兩種的失敗。他知道厚謨對於因果的批評所引起的問題，理性派對之不能回答，然而厚謨所達到的地位與科學的存在大有危險。

理性派與經驗派在另一方面的失敗也很明顯，即在道德與宗教方面。哲學對於科學的關係常常是雙重的。哲學一部分與分析有關係，並且思想及於不同科學的方法，一部分要調和人類生活兩大重要部分的敵對與衝突的要求，即科學與宗教。

初看似乎在道德與宗教中，理性主義為哲學所採取之唯一可能的方法因道德所討論的是